

集部

文苑英華卷七百五十一　宋　李昉等　編
興亡上
北齊興亡論一首　後周興亡論一首
天命論一首
北齊興亡論　盧思道
或問主人曰往者魏人失御六合雲擾河朔闕(疑作右)剪為二國永熙西道(疑作遁)天平北巡兩朝先主分陜而

霸龍戰虎爭多歷歲祀既而水運值竭天祿永終齊室比迹於唐虞周人踵武於漢魏齊有五帝周易四王並纔踰二紀相繼而滅若其元首膺期股肱命世立極補天之業銘常鏤鼎之功至於暴君南面孽臣作輔民怨神怒國殄祀絶易世之由雖傳之耆舊載於史策通人雅旨其詳可得聞乎主人應之曰吾少仕齊朝晚歸周室因而學業歷兹永久雅好博古雖欲擬議近世治亂粤可略陳在魏正光兆雖司旦爾朱榮乘釁内爂滔天

泯夏餘燼跋扈挻禍王城海内生民若崩厥角齊高祖
神武皇帝天縱英明之略神挺雄武之才龍攄豹變投
袂而起四明昆弟大會韓陵類蚩尤風雨之兵若新都
犀象之陳彼曲我直天寶疑作實賛之日未移晷大殲醜
族然後扳立宗枝入纂皇統羣后成務天下晏如但芒
刺成災震逼為梗居鄭流彘去而不入遷鄵舊鄴國命惟
新朝章國憲燦然畢舉渭南失律似烏林之喪師洛北
先鳴同官渡之凱入雖天命有歸而盡於北面方之魏

武具體而微文襄嗣業始踰弱冠瓌傑之氣足稱負荷
實禮時秀驅駕羣雄内外肅清朝無粃政侯景背恩棄
義狼顧汝潁蕭衍失信幸災蟻聚彭汴於是謀臣運策
猛士推鋒渦陽之役克渠疋馬南逝寒山之戰具卒隻
輪不反王思政入據長安淹歷歲時神旗蹔臨如風掃
籜三秦劾敵閉關自守五湖之長革音請命魏孝静以
天歷有在鼎祚將移大禮備物率由舊典允恭克讓推
而弗居禍生非慮匕首竊發爾其弗疑作夷𢎞剪暴剛斷

英峙天崩地折堂搆闕如嗣子幼沖未堪多難文宣雖
云外弟少乏令名人望所歸便見推奉于時政有彝倫
朝多俊乂爪牙皆韓白之伍心腹盡良平之儔外静方
隅内康庶績主之不才四海弗之覺也洎乎受終文祖
燎天改物兵強地廣國富刑清發號施令必師古始信
賞必罰如有四時年穀屢登災害不作敵人竄迹郊境
無虞天保受命迄於五祀黄初泰始不能遠尚爰及中
年誕縱昏德以萬乗之貴為長夜之飲散髮視朝肉袒

聽政手行刲剔躬運矛鋋寵狎佞諛親愛凡鄙出入市
廛遊走衢路太保高隆之佐命元功廟廊上宰僕射高
德政龍潛賔友帷幄重臣衛尉卿杜弼碩學偉才拔萃
出類光禄大夫元景風流儒雅師範縉紳或赤族見誅
或刑頸為戮並直言竊歎斃於讒口自餘名士良臣非
罪遭命濫刑以逞不可殫言劉曹以還逮於僭偽受命
稱帝未有若斯之慘者也賴有尚書令弘農楊遵彦魏
太傅津之子也含章秀出希世偉人風鑑俊朗體局貞

固學無不縱才靡不通裴樂謝其清吉應劉媿其藻麗
温良恭儉讓恕惠和髙行異才近古無二有齊建國便
預經綸軍國政事一人而已詰旦坐朝諮請填湊千端
萬緒令議如流剖斷部領選舉人物滿室盈庭求無凝
滯虛襟泛愛禮賢好士聞人之善若已有之智調有餘
尤善當世譜言屢入時寄無改每乘輿四巡恒守京邑
凡有善政皆遵彥之為是以主昏於上國治於下朝野
貴賤至於今稱之俄而文宣不豫獎於趨疑孽儲君繼

體繞歷數旬近習預權小人並進楊公慮有危機引身
移疾幼主若喪股肱固相敦勉乾明之始難起戚藩變
成倏忽殞於殿省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君子是以
知齊祚之不昌也孝昭地乃密親位居元輔有姬公之
戚無復子之心亦由主弱時艱慮深家國當陽正位事
出權道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沈深謹厚實有君人之望
時甲卒強盛財力殷阜乃睠西顧恒有吞噬之心無以
天保之後懲其淫縱不邇聲色不事宴遊孝於太后篤

於昆季愼惜名器愛養黎元後庭嬪嬙皆是藩邸之舊數不盈十竟無私寵特解吏事尤好禮客但政苛碎暗於聽受降年不永朞歲而崩大漸維幾黜其元子武成母弟之親入主宗祏而少稟凶德不孝不仁龍攢在殯淚不承臉太后之喪亦不哀哭纔及公除便衣縫裘縱侈荒淫不知紀極甘酒嗜音夜以繼晝有和士開者素有疑衍和氏之庶孽其面目亦似胡人輕薄凡猥為衣冠所棄武成在田之日引為參將聞好彈胡琵琶亦解歌

舞一面之後便大相愛悅恒在卧內同食共寢淫褻之事無所不為天保之世文宣知其如此頓鞭二百徒本傳作徙配長城後遇赦得還武成為右丞相久別得還恩盼愈厚信宿之間賞賜巨萬及踐大位親顧彌隆爰自黃門漸至端右晝景娛侍畧不休停就令暫出便追騎相尋士開作威作福畧無顧憚恩寵勢望熏灼朝野恣性貪淫人倫少例心如谿壑行均犬豕甲第當衢侔擬公室富商大賈朝夕盈門朝士無賴者亦競相諂媚或送

婢妾或進子女筐篚苞苴烟聚波屬士開弊毋傾朝追送謟諛尤甚者至悲不自勝澆薄邪佞愛踰弟兄名賢素士畧不交言其所薦延奏無不遂榮枯進退定於俄頃于時下陵上替奔競成習士無貴賤風節頓盡趙彥深阿諛順旨俛首懷禄元文遥器能先見不敢措言此外羣官靡衣媮食齊室大壞其源始於此禳河清之末長彗為災太史奏言須有攘救武成便自稱太上傳位後主胡長粲以從舅之親馮子琮以姨夫之戚俱受寄

託並當樞要或性識庸近或意懷險薄皆不學無術智能淺短及天統末年武成即世和士開一相處内自擬伊周太尉録尚書事趙郡王叡明德茂親聰爽俊悟藩王之内時望隆重以士開凶醜宜加屏黜入踐青蒲讜言規諌而少主聰察不類成昭母后才明異於馬鄧士開禮於疎行長聚為其謀主遂使密戚賢王絞縊以戮雖遐邇胥怨愚智同憤而依托城社末如之何數載之間肆其摋行與馮子宗夫婦黨獄賣官三家府藏賄貨

山積凶愚子弟並處高資更相貨(疑作貿)易擇而後授司徒瑯琊王儼年甫十四兼領憲司憤其所為切齒忿咤執送南臺與其身首子琮以搆扇兩端一時依法二凶俱勦朝野晏清京師市里僻蹈成羣梁董之慶不足斯比瑯琊心實去惡跡乃陵上不容於時俄而賜盡自茲已後政道彌昏高阿那以牧圉之勤重其佞媚韓長鸞以韝紲之能悅其趨走又有女奴陸氏出自掖庭凶智狡筭舉世無疋以保母之恩特見尊寵六宮謂之世師

人主以為内相舞弄王法掩塞天聽慶賞威刑出於婢口頑嚚弟姪布於列位帝戚皇支不能及也陛子駱提婆者出於皁隷本是韡工愚暗庸短僅辯菽麥與韓高之徒共持國柄宣淫肆暴甚於和氏窮極富貴轉日迴天愚薄之倫折枝舐痔輕者進貨賂甚者結婚姻朝廷混然無復亷恥清貞守道更被嗤怪漢世張趙不能喻其萬一晋朝賈郭未足比其錙銖斛律明月屬鏤之錫究動天地崔季舒龍逢之戮痛切幽明加以内參年少

閹官之屬親狎寵私盈满宫禁干預政事剽掠生民黔首呼嗟以日為歲其反道違常迷亡趨𢦤事非一緒不可勝陳後主自生宫闈長於尼媪不接端士不見正人朝夕謟諏罕聞調護之客便煩毛詩作蕃左右莫匪刀鋸之餘飛鷹走狗蕩其心慮麗色淫聲亂其耳目論功德者云羲軒無以尚述欽明者稱堯舜不能踰才智之士棄而不任假有名級備員而已憲章綱紀蕩然無餘魚爛土崩以俟勍寇周武大捷平陽乗虚除入將有降心士

無關志前世耿賈之雄俛眉頓顙先朝貔虎之銳斂氣重足舉晉陽如拾芥攻鄴宫猶振槁萬里百城交臂屈膝南極江淮北盡砂塞西界函谷東至滄溟府帑粟帛之饒兵革士民之衆齊之所畜盡為周有不亦哀哉

後周興亡論　前人

周太祖文皇帝幼而機驚（疑作警）智數過人屬魏末多故召募關隴值二將相屠三軍未一見推為主遂握兵符俄而魏武西廵奉迎車駕挾天子以會諸侯萬世所一

時也撫養荒餘鳩聚兵甲同心之旅不滿萬人齊神武以大兵數十萬將清灞滻雷動雲移萃於渭曲太祖以數千獘卒振旅而還遂基王業竇泰以勁兵深入一戰喪元高敖曹以銳氣先登臨陣受首兵革一作華車歲動敗鮮勝多髙氏雖怙其衆力莫敢先至邙山之舉我師敗績收合亡散退守有餘及蕭氏將亡邊服震擾荆郢内附庸蜀來王器械完整貨財充實帶甲百萬驍將如林晏駕之辰國與齊人相埒矣閔帝以嫡嗣承基應天納

禪弱齡厭世未及稱皇以庶長見立簒我鴻緒從容文雅亦守文之良主焉二帝景命不融高祖始登大位于時大冢宰晉公宇文護太祖之猶子也負圖作宰親受顧命國柄朝權頓去王室高祖高拱深視彌歷歲年談議儒玄無所闗預祭則寡人晉公之不忌也但自下裁物其主不堪累世權強一朝折首其於黨與咸見夷戮惡禽晁物掃地無餘爾乃棄奢淫去浮偽施一德布公道屏重内之饍躬大布之衣始自六宫被於九服令行

禁止内外肅然以釋氏立教本貴清淨近世以來糜費

財力下詔削除之亦前王所未行一作得非也值齊季失德

取亂侮亡親御戎軒再舉而滅軍令肅然秋毫莫犯數

旬而定不戮一人未及下車革其獘政山東士女欣戴

如歸但天性嚴忍果於殺戮血流盈前無廢飲噉行幸

四方尤好田獵從禽於外非夜不還飛走之類值無免

者識者以此少之雖有武功未遑文德彛章禮教葢闕

如也練甲治兵將掃沙漠遠圖不遂暴疾升遐宣帝初

在東京已多罪失高祖每加嚴訓不能修改嗣位之初飾情自勵踰年已後變態轉興躭酒好色常居内寢角觝逸遊不捨晝夜分命使人徵求子女積之後宫以千萬數此石虎之淫風也寵姬四人並立為皇后車服節文與内主無别此劉聰之亂政也少在儲宫頗覽經籍臨朝對衆亦有精神但禀猜狂特好詭異衣冠形色皆與舊制不同文武侍臣屏棄遐裔内外門閤皆别令臣者着守出入去來並録其數殿省以目相視煞朋淫於

家無所簡擇乃至長樂亦有醜聲大象之末忽焉慘虐鞭撻朝士動至數百背及胷腹一時下手楚毒之理不可忍見祖宗廟號諱不得稱變易官名同官疑姓族車乘輪輻並有貴賤之殊婦女莊點亦為上下之異後庭嬪妾房有數人自旦至夕恒令危坐相對有不如法便即箠撻內外命婦朔望朝謁皆令為丈夫拜伏以示肅恭自號為天不復稱朕此外小事異同不可勝紀狂惑妖僻開闢未之有也客曰齊武成荒悖庸暗怨結人神

厥嗣不昌理則然矣周祖聰明神武冠世雄奇因愚子以至顛覆豈人事乎抑天道也蒙有惑焉請聞其說主人曰寒暑晦明二儀之不同也賢愚治亂五勝之相形也是以酒池肉林乃周王之締構坑儒滅學亦漢后之驅除齊自天保受終迄於武平喪國孝昭之外竟無令主河清已後國基漸墜昏主慢遊於上黎民怨讟於下逮於末葉君弱臣愚外崩内潰周人取之猶坂上走丸也周武任數矩疑情果敢雄斷擁三秦之鋭屬攻昧之

秋削平天下易同俯拾未及三祀宫車晚駕嗣子披猖肆其凶慝真人革命宗廟為墟此葢天所以啓大隋非不幸也

天命論　李德林

粤若邃古玄黄肇闢帝王神器歴數有歸生其德音者天膺一作應其時承其運命者確乎不變非人力所能為也龍圖鳥篆號謚遺跡疑而難信缺而未詳者靡得而明焉其在典文煥乎緗素欽明至德莫盛於唐虞貽謀

長世莫過於文武大隋神功積於文武一作王天命顯於唐叔昔邑姜方娠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名一作命之成王滅唐而封大叔及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易曰崇高富貴莫大於帝王老子謂域內四大王所一無此字居一焉此則名虞與唐美兼二聖將令其後必大終致唐虞之美蕃育子孫用表無窮之祚逮皇帝一作建家國初號大興箕子必大之言於茲乃驗天之眷命懸屬

聖朝重耳區區豈足云也有娀玄鳥商以興焉姜嫄巨跡周以興焉邑姜夢帝隋以興焉古今三代靈命如一本支種德奕葉丕基佐高帝而滅楚立宣皇以定漢東京太尉關西夫子生感遺鱣之集歿降巨鳥之奇累仁積善天申休命太祖挺生庇民匡主立殊勲於魏室建茂績（一作盛業）於周朝啓翼軫之國肇炎精之紀爰受厥命陟配彼天皇帝載誕之始（一作初）赤（一作神）光滿室流於戶外上屬蒼旻其後三日紫氣充庭四鄰望之如欝樓觀

人物在内色皆成紫幼在乳保之懷忽覩為龍懼而失抱帝驚動數旬方始痊復又嘗寢於其室家人開戸正見一龍闕太祖神異也世塗不測竅比丘尼智先保養智先禪觀靈雅有玄讖云此子方為普天慈父護持正法神佛佑助不須憂也帝體貌多奇其面有日月河海赤龍自通天角洪大雙上權骨彎迴抱目口如四字聲若鐘鼓手内有王文及受九錫王生文加點乃為主昊天成命於是乎在顧盼閑雅望之如神氣調精靈括囊

宇宙威範也可敬慈愛也可親早任公卿聲望自重周
齊王憲謂晉蕩公曰觀隋公神彩恐不為人臣晉公徐
納其言將加不利賴大將軍侯壽固諫乃止憲及內史
烏丸軌各奏周武帝云隋公氣調風流合散敬服竊聞
世議慮不在人下武帝云此人頭額但宜為將不須異
意待之相者來和謂帝曰觀公骨法必為王者但願保
愛聖躬道士張賓亦言公相是帝王名當圖籙龍飛紫
極莫忘臣帝憂懼謙退深自晦跡鄴城內學人陸擬大

象初入長安謂所親曰周德已盡楊氏必興隋公㸃自定州南行至鄴當時遥望擬為天子昨在路瞻仰定是不疑但未知如何而得後歲當來覲耳謂其所親曰爾無輕言為貴人患害撥曰天之所命安可害也明年帝作相於內大象二年夏五月帝初拜揚州總管平晝寢息似睡若見數龍繞身其夜又夢一龍來入被內帝又常出長安城東獵馬上思懷在濟生民之疑相夜夢一長大人素服冠幘謂帝曰時未至及欲作相夢人云時令

至矣天求民主丕顯孳至當晉蕩執國及建德之時君巽則天臣非佐命猜嬚譊慝何日云忘我皇外總方面入司文武具興王之表蘊大聖之能或氣或雲蔭映於廊廟如天如日臨照於冕軒内明外順自險獲安豈非萬福扶持百禄攸集有周之末朝野騷然降志秉鈞一作執鈞鎮衛宗社明神饗其德上帝付其民誅姦逆於九重行神化於四海于斯時也尉迴據舊一作有齊累世之都乘新國易亂之俗驅馳虵豕連合縱横地則一作迺九州

詔三氏則十分擁六王謙乘連率之威憑全蜀之險興兵舉衆震蕩江山鴆毒巴庸蠶食秦楚此二虜也窮凶極逆欲割鴻溝之地閉劍閣之門皆將長戟強弩睥睨宸極窮漳河而遠一作達負海連岱岳而距華陽迫脅荆蠻吐納江漢佐鬬嫁禍紛若蝟毛暴骨履腸英華作腹間不容礪爾乃奉殪戎之命運先天之畧不出户庭推轂分閫一麾以定三方數旬而清萬國蕩滌天壤之速規摹指畫之神造化已來弗之聞也光熙前緒罔有不服煙

雲改色鍾石變音三靈顧望萬物影響木運告盡褰裳

克讓天歷在躬推而弗有百辟庶尹四方岳牧稽圖讖

之文順億兆之請披肝瀝膽晝歌夜吟方屈箕潁之高

式允幽明之願基命定命一作宥密如亘如升唯一作惟帝居

歆創業埀統殊徽號改服色建都邑叙彞倫薄賦輕徭

慎刑恤獄除繁苛之政興清靜之風去無用之官省相

監之職奇才間出盛德無隱星精雲氣共趨走於階墀

山神海靈咸燮理於臺閣東漸日谷西被月淵一作川教

曁北溟之表聲加南海之外悠悠沙漠區城萬里百蠻之廣一作蠢蠢百蠻莫之與競五帝所不化三王所未賓屈膝頓顙盡為臣妾殊方異類書契不傳梯山越海貢琛奉賮一作贄欣欣如也窠居穴處化以宮室不火不粒訓以庖廚禮樂極一作合天地之因一作同律呂節寒暑之候制作評垂衣之後淳粹得神農之前遨遊文雅之場出入杳冥之極合神謀一作謨鬼通幽洞微羣物蒇成含生日用飲和氣以自得沐玄澤而不知也丹雀為使玄龜載

書甘露自天醴泉出地神禽異獸珍木奇草望雲一作非觀海應化歸風備休祥於圖牒盤幽遐而戾止猶且父天子民兢兢翼翼至矣大矣七十四帝曷可同年而言一作語哉若夫天下之重不可妄據故唐之許由夏之伯益懷道立事人授而弗可也軒初四帝周餘六王藉勢一作世因基自取而不得也孟軻稱仲尼之德過於堯舜著述成帝者之事弟子備王佐之材黒不代蒼泣麟歎鳳栖栖汲汲雖聖達而莫許也蚩尤則黄神抗衡共工

則黑帝勍敵項羽誅秦推漢宰割神州角逐爭驅盡威力而無就也其餘炎起妖妄何足數乎賊子逆臣所以為亂皆由不識天道不悟人謀牽逐鹿之邪說謂飛梟而為鼎若使四凶秉一作爭非八元之誠三監懷一作同九臣之志韓信彭越深明帝子之符孫述隗囂妙識真人之出尉迴同謳歌之類王謙比獄訟之民福祿蟬聯胡可窮也而違天逆物獲罪人神嗚呼此前事之大戒矣誅夷逭一作烹醢歷代共尤僭逆凶邪時煩獄吏其可不戒

愼哉蓋積惡既稔(一作或)心自絶於善道物類相感理必至於誅戮天奪其魄鬼惡其盈故也大帝聰明羣神正直耳目鑒於率土賞罰參於國朝輔助一人覆育兆庶豈有食人之祿受人之榮也包藏禍心而不殲盡者也必當執法未處其罪司命已除其籍自古明哲慮遠防微執一心持一德立功坐樹上書削藁位尊而心愈下祿厚而志彌約寵盛思之以懼道高守之以恭克念於此則姦回不至事乃畏天豈唯受(一作愛)禮謙光滿覆義

在知幾吉凶由人妖不自作衆星拱極在天成象夙沙則主雖愚蔽民盡知歸有苗則始為跋扈終而大服漢南諸國見一面以從殷河西將軍帶一作率五郡而臣漢故招信順之助保泰山之安彼陳國者盜竊江外民少一郡地減半州遇受命之主逢太平之日自可獻土銜璧乞同普天乃復養喪家之疾一作疹遵顛覆之軌趑趄吳越仍為匪民雖時屬大道偃兵舞戚然國家當混一之運金陵是殄滅之期有命不滔一作蹈斷可知矣防風

之戮元龜匪遥孫皓之侯守株難得迷而未覺諒可愍焉斯故未辨玄天之心不聞君子之論也

一作皆隋書本傳内自流於户外至入司文武五百六十五字傳中節去英華却載全文

文苑英華卷七百五十一

文苑英華卷七百五十二　宋　李昉等　編

興亡中

魏武帝論　朱敬則

皇漢失圖網漏譞慝賊臣承間摇蕩宸居宗廟焚燒天

子播越於是九州幅裂四海横流釋位勤王天下雲集初平元年後將軍袁術兾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劉岱河内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喬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長沙太守孫堅等同時俱起以討董卓為名然包藏禍心以暴易亂竊命矯制結黨樹朋覬覦待時莫敢先犯唯魏太祖有汴水之戰孫討虜有陽人之師矣觀曹公明銳權略神變不窮兵折而意不衰在危而聽不惑臨事决

機舉無遺悔近古已來未之有也故梁國橋玄南陽何顒皆云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雖復名儆衆寡地小力窮官渡受圍濮陽戰屈然天下精明之士拓落之材趨若百川之宗巨海遊塵之集高嶽故有荀彧郭嘉邢顒程昱賈詡朱雲等或斂風長感或一見盡懷然後覽英雄之心騁熊羆之勇挾天子以崇大順扶幼主而顯至公旌賁忠良芟夷叛逆神道輔德百姓與能武功赫然霸業成矣若乃獲魏种

而有疑作宥之高祖之封雍齒也降張繡而不怨光武之全朱鮪也感臧霸之言以成其氣重關侯之義抑而不追王霸之術也然後法令嚴峻賞罰必行惟材是求惟力是視縱夷齊湍路顏閔並居未暇存也救弊即可仁則未知且以術臨人力無餘地用智濟物迹若容身欲使蕩蕩玄波涯而不竭颸颸薰風周徧草木玄雲蔭而方雨黃葉哀而木落不可得也荀文若首預經綸提挈草昧清神昭乎物表妙識出乎機先造我魏邦繫其是

賴一言不合五毒將施無詞寄文空器見志可不劇哉
加以孔文舉與道翺翔盡忠漢室崔季珪天骨高爽志
在扶傾豈大盜之所安也嗚呼欲盜之子見鉏而不見
人弭謗之君尤人而不尤己豈知羣鷗不下衆雀遥驚
者乎故陰謀未洩天下已知毒志潛行忠良前懼何夔
所以帶藥楊彪由是不出雲長受恩而不謝玄德失箸
而思奔席上有懷疑之人閫外少自信之士良可恥也
固知曹公不能用天下之材成天下之務也昔周武之

澤及昆蟲不能感食微之士漢高之功濟草木未能屈歌芝之賢猶且遂其孤貞容其怨讟況功未半古德異樂推遭神器之流離問寶鼎之輕重欲使庶人不識宜疑心寧可得乎翻乃疾走惡迹掩耳畏聲雖匹夫念平索殺桓邵虢裴珪道路以目天下鉗口豈不惜哉楊德祖才雖清秀志非遠圖託事行誅死非其罪司馬懿雄材大度勇而有謀審其狼顧知而不剪若言天下疑也則吾未知若言人事也其智安在故知忌小怨而忘遠

圖料目前而忽身後豈所謂旁求哲人俾輔後嗣者哉

或問曰天厭漢德海內分崩三雄鼎立俱受眷命乃至

控御豪傑削平區宇英圖遠筭何者為先君子曰孫仲

謀藉父兄之資負江海之固未敢爭盟上國競鹿中原

自守未餘何足言也蜀先主抱英濟之器無角逐之材

遠竄荆蠻畏曹公神武奄有庸蜀乘劉璋之政衰國小

人夷風頹俗陋山川險澁兼峭函之奧區江漢通流殊

河洛之朝市豈得抗衡中夏齊足當途乎前賢易地之

談全是不闗胷臆且夫度德而處量力而行劉備豈薄先王之舊居輕齊魯之故俗若泰伯之適吳越孔子之入九夷哉蓋不得巳也是知才雄者地廣國大者兵强地既由才才寧可易也

晉髙祖論

王業不同其來尚矣若乃待辛癸之禪湯武不得稱仁要西伯之資髙光無由濟世或寧亂以得志或興禍以取威遭遇雖殊天命一也宣帝聰豪明允博學洽聞敏

而好謀寛而能斷其未得志也服勤王事夙夜在公知
無不為㓕牧必履取信嚴主所謂能臣也及勲德日隆
雄材漸著權略不世合變如神受命崇華竭股肱於明
帝忽死嘉福遂無君於沖人所謂姦臣也及内難既平
外寇斯殄威力翕赫指麾風飛遂乃臨神器以徘徊戮
公族以顧望雖大業初稱人望斯存若格以名神請罪
不暇歸諸天命則前代有辭美哉未盡善也且成湯之
在夏世行仁以動諸侯文王之處殷朝好讓以懷鄰國

高祖以豁達容物光武以長者得人未有專伏陰謀每行詭計寄何晏以鞫獄示李勝以謬言請戰以見威指水以表信乞襦不與懼有陳恒之譏封墓釋囚不嫵武王之事媿情負理掩耳避聲狼顧以噬魏人狐媚以取天下亦前史所醜也

宋武帝論　前人

蓋聖人不能為時亦不能失時歷觀帝王之祚（一作作）未有不因人墜塗炭而得志或天下嗷嗷新王之資也是

知秦有閻趙之隙漢罹莽卓之災晉由曹氏之專宋實
桓玄之簒始得奮其智力救此倒懸陳浞羿之辜問滔
天之罪況劉裕天錫神勇雄略命世不得疑思漢之謳
未暇假從可之會同盟二十七願從一百人雷動朱方
風發竹里龍驤虎步獨決神襟長劍一呼義聲四合蕩
亡楚巳成之業復遺晉久絶之基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雖古人用兵不足加也至乃網羅俊異待物知人動必
應時役無再舉西盡庸蜀北劃大河自漢末三分東晉

拓境未能至也或問前史云克敵得雋奇迹多於魏武此榷（一作榷）論乎君子曰得雋雖多前非大敵若乃黃帝斬蚩尤高祖制項籍光武抗尋邑曹公挫本初此是奇迹也至若慕容超政不在躬奴僕下品姚泓宗枝猜貳借手於人盧循佚寇之餘譙縱新造之國因釁取亂何足可稱至乃潛筭樽俎之間明見千里之外揣機料日不爽錙銖亦古之智士何以加焉但禮樂文明日不暇給嶽風邁德盛（疑）所未能人望不逮於建安天命乃光

於魏武又問曰棄德非道捨舊無親有宋功臣多不及嗣豈理須然乎請聞其要君子曰且夫奸雄者非淳德之稱謀勇者乃果決之辭故昔之同盟擬覆前敵故無材不露無心不披譬若同舟遇風寧有隱哉及高鳥盡一作巳死狡兎死死一作復烹其材能我之儔也我非積行累能彼之知也思巳之所行恐彼之巳叛是以雄猜内發釁兆易萌韓彭以之葅醢劉葛由之覆亡然則高談堯舜之道不忍論桀紂之行思燕齊之血食見漢宋之不

仁故尉繚畏秦王之屈節范蠡識勾踐之忍人綺季不出於商山嫵漢王之侮慢嚴光潛形於草澤知劉秀之未弘有旨哉又問曰宋祖入關老相駕為此句疑赫連畏逼姚氏淫昏中原士庶恥為臣妾王師衆整頗有禮焉所以扣馬攀車請住關右宮室陵寢是大漢之遺蹤關山重復乃有周之長世人與不取違衆獨歸昔項籍見哂於韓生宋高又失於父老其旨可得聞乎君子曰論項即非在劉為是以項王之材天下可以力制人心可

以勢奪因宫室之嚴守山河之固此九州之上腴何彭城之足筭劉裕家本江南全軍逺克未能制命夏䰟施號秦涼雖曰關中實是邉地鞭長不及馬腹風末不闕

王買徳曰貪歸受禪所留不過愛子待歸一舉而可取卒如其策智士哉

北齊髙祖論

昔張讓段珪濁亂天下漢召董卓將顯其誅竟有小平

之弁曹氏因之乃創霸業鄭儼徐紇黜辱皇猷魏收爾朱榮欲洗濯宮掖遂至河陰之禍齊人藉此用承明命故曰亂者理之源機者命之兆不可失也神武崖岸高踈器宇深沈望之儼然風塵自遠聽之愈厲雷霆或聞至乃足踐列星聲振原疑地赤色映團一作圖焦之外青闕立旅宿之門漢髙由之自罝徒屬以之增畏此所謂歷數在躬推之不可去也于時魏德已衰羣小得志孝莊殞於賊臣節閔潔疑於兇徒義士痛心壯夫瀝血結

黨求同盟之會杖劍想勤王之師者往往而聚焉所以因天下之心覽英雄之議以普泰元年六月建旗於信都以討爾朱兆為名當時趙魏之豪有高虔本傳作乾邕高敖曹封隆之李元誠本傳作元忠以諱作成盧文緯一作偉崔祖螭疑等盡其死力葢代之傑有尉景段榮彭樂竇泰匹婁昭薛狐廷本傳作狐延等共其奔走然後數亂常之罪顯安忍之辜發義帝之喪三軍縞素承倔汜之逼萬里同心莫不精勇感人神雄略出天地檄詞未草聲已馳於賊

庭王誅欲加乃命懸於鬼籙但天光世與兆同惡大
戰韓陵然始得志既而龍驤虎步高下在心開幕府以
臨外藩分腹心而統京邑雖生我者父母立我者高王
既懷震逼之威易為芒刺之説周鄭交惡行殖構氣趙
鞅畏讒遂起晉陽之甲襄王失據乃有居氾之悲雖表
數疑相仍公怒未息紫宸不可久曠丹穴難以更燻遂
應飛來之謡乃議遷都之便關西河北剪為寇讐天平
永熙便成敵國於是疆埸大駭鉦鼓相聞卭山之師扶

扶一作杖馬捶而自免砂苑之役跨驏馳以遁歸勝負相參波瀾不定豐功厚利各有可觀者焉昔魏祖西征中道不豫晉景南伐迴兵乃殂此並業未半而意窮功垂成而景促是以留連末命委曲臨終不可盡也尋高祖其辭魏帝之表可謂其言也哀顧太子之言可謂其事也盡方諸前代各一時也若乃推誠與人懷舊不捨擇子如之蟲眥尉景之肱本傳作胝喻高昂於肝膽委侯景於半體此明達也牽馬麥田不飲杜酒此嚴斷也放李穆之

歸使其富貴感虎兕之對以勸事君此宏量也故能廢立雖多不失臣節兵鋒屢折人望攸存即與夫嬖賈充忌荀彧不同時也

北齊文襄論

神武云日為我蝕今死亦扺（本紀作死亦可恨）觀其和勅勒之歌哀來何極覽太子之色仍有別憂此豈悲促齡而怨昊蒼哉但强寇在鄰奸臣不附以此為恨也文襄克纂丕基堪負大業追成曩志不忝遠圖故能委任紹宗外

平侯景借假貞節內察權豪沙汰衆流釐正羣務紀綱具舉朝野肅然況乃嘉思政之忠遥接其手寤陸生之直更賞其能此亦可稱也且夫為人上者當不忝威儀愼名器先王以之革獘達人因此垂風是故立其章程明其限節水火可蹈禮教難逾今天蔭甫傾洪基靡構國有大難未可三年不言髙宴後園豈得一朝盤舞此不愼爾儀也若乃命天子為癡人比尊名於狗脚恨崔陵之語不念元勲忿孫騰之儀寧思佐命此不惜名器

也加以任情蕩思率意以之紅綺如花妖顔若玉決池而弄淫女下獄而罪貞姬叛高慎於洛陽幾傾其父蒸鄭妃於内寢乃繫乎親詩曰人而無儀胡不遄死此之謂也嗟乎楚莊絶纓不顯婦人之節鄭人獻捷尚禮南冠之賢所以盡俘囚之材得醉者之力令者陷孝騫之罪賞王儀之心拒蘭欽之慈闕專諸之劍非不幸也

北齊文宣論

文宣承父兄之資據已成之業屈竒不測内剛外柔屬

變起不圖禍機竊發臨事而懼警疑作驚而後行故使逆黨無遺兇徒必盡自得政二世樹恩百寮司馬公之養汝只在今日陳恒子之好施惟取一時由是腹心不散勲貴自隨大會晉陽共叙哀酷神彩英颺風調清閑既而人固難知始推天授故曰今日左僕射不减大將軍由是感光禄之言不俟終日聽倉丞之諫理故無歸然遠邇之心赫虎之變爪牙夙將帷幄舊臣足使鄰國寢謀殊邦側席況屬梁運道銷江淮家無疑周室厭闕函

谷封泥故得北柔沙漠之陲東懷遼海之際政尚明直
時實豐盈膏澤始流菁英已竭中山迫於漢獻高洋劣
於魏文但禮樂未施冠屨不假高論王道此實多慚或
問曰夏桀無道殷辛虐政舉烽而求一笑擊鼓而飲三
千雖曰荒淫未窮鄙褻猶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皇天
震怒命我文考令者顯祖狂昏中酒而作莫不手自支
解躬行刺斫大集婬嫗為笑目前廣命宗親聚麀座上
鄴城無自保之容富軒有供御之困或𨶹行以罵衆寮

或擘尻以示羣下加以土木不息金鳳臨雲徵斂日增長城千里仍得快樂世以保乂豈天地不仁降災萬姓之疑將多僻適與相逢岐路無歸我心如醉此即甘酒嗜音之談盖成虛論三風十愆之說併是高談君子曰源深者流長德盛者祚遠釁之汰雖著書之德在人齊神武伐暴勝殘有大功於天地其嗣雖復失道仍未殛於神明故書曰天惟五年須夏湯之子孫是也問曰神武之初基實多佐命文宣應籙共匡霸圖其間文武高

材畧不世出風流名士挺萃逸羣屬主暴政荒時艱路
澁未有裂裳遠竄行從近闕聞者尚足動心過者魯不
驚慮此復何哉君子曰達人之道布在方冊顯晦之迹
理同可尋若乃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則仲尼去衛夷齊
讓國清風流長高節遠列固絶倫矣其次則南山之叟
東門之賢范蠡泛江湖尉繚去城市此又見幾而作也
亦有貞不絶俗隱不違親冥默園林卷舒人事八月羊
酒聘之而不來四時束帛徵之而不屈亦可與語上矣

過此以往何足言哉良爲道喪已久廉恥不追崩騰闇
主之朝淪没驕君之世何足怪乎悲夫嚴尚既殁誰與
爲言俗物滿塗彼衆我寡俾將來不昧知其志焉哉

文苑英華卷七百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七百五十三至五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黄昌禔

謄録監生臣董邦本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七百五十三　宋　李昉等　編

興亡下

梁武帝論　朱敬則

梁高祖聰明文思寬厚通博生而神異動多奇怪此天

表也永元之初羣賢受命竭懷輔正盡力康衢細隙未開纖塵不動而雄圖英筭孤識獨見審長河之將決知崑山之必焚理欲先天未違後舉叫嘯龍虎合集風雲馳兩函以取荆州連五都疑以震都邑長流遠邁獨決方寸霜風飛掃雲雨霑沐白旄一麾頑童授首乃弔寃䰟而謝牛酒昭筐篚而式善人師不疲勞人無怨讟謳歌是逼獄訟攸歸代德立成眷命斯在然躬覽載籍備睹興亡留心求瘼勵精納善雖化未大道時亦小康也

若尋其德音討其風俗尚根淺易拔源涸難流禍亂相
仍蓋其宜矣且兵號義旗戰稱伐罪勝非已利功豈私
成湯有慚德去道近也武無愧容其私厚也昔魏太祖
兵鋒無敵神機獨行大戰五十六九州静七八百姓與
能天下慕德猶且翼戴弱主尊奬漢室降及宋髙剪平
僞孽安復王家義聲薄天髙誠動日然更懸兵四嶽決
勝五湖北静燕塵西清秦霧宏勲不讓成德見推備物
滿庭猶非望故晉帝今日之所事本所甘心義士猶或非

之通人尚為薄德况梁取天下又甚於斯南康主盟實稱齊帝奉之以成大順承之而動義兵國步既寧家怨又雪君稱主祭臣復何猜借人之名而不復命者也尋其錫文考其謙讓事同對面理非飾詞寧知悠悠江山相去千里矯情偽迹頓至於斯示人此心豈躬行事欲令節義行於比屋其可得乎夫君人者日月齊其明陰陽資其信江海同其量天地偕其容未有飾智驚愚衒材惑衆較武力於羊侃示腰腹於賀琛商略儒宗取異

於章句變置官品無求於典實每事皆欲先入所疑作人
唱復須稱賛父作子注君制臣歌受佞無厭進諂不倦
浮華道長輕薄路開以天譴為嘉祥用妖怪為休祉聚
斂俱極賞罰無章有識為之寒心羣寮曽不先覺若言
位是神物何須下殿走乎若言負重願休何勞受贖歸
乎若言息人是務何須納叛臣乎若言吞代有時何須
中許和乎利器不藏奸夫得志然則侯景之兵我人也
伏我器也驅我人揭我器而取雋者豈異術哉由上之

失教也君父幽辱宗廟傾危帝子王孫跨州連郡未有
晋鄭齊心牟虛合契五侯九伯列海分山牢疑闢申包
胥之頓哭秦庭茅吏鴻之幣謁吳國户口徙衆不覩死
戰之人寵遇雖多寧有報恩之士江淮無波瀾之阻城
闕絶藩籬之固長州杜若一旦凋零稽山竹箭忽然摧
折可不甚歟或問曰梁主不以黄屋為尊紫宸為貴離
欲絶愛遣色歸空有湯武之憂勞若堯舜之臞腊享國
五十若登春臺忽為羇旅叛臣鳴吠逋醜長戟指闕弦

弩臨城兵折意窮忿毒而没善不可恃岐路何歸君子曰梁主之美誠如子言神無與善未敢聞命何者武帝暮年荒誕實甚殫守縣之力不充自縱之資盡丁口之租纔足緇衣之費昔夏桀以九州之富秦皇以六合之尊造瓊室而天下土崩作阿房而寰中瓦解況地比一郡國乃三分外在疑作有征戍之勤内有雕靡之弊加以金剎寶柱爛熳雲霞至於銀榜朱簾的皪星月神怒人怨禍積患生過往必來何足疑也且夫惡於齊而保於

我何補也得一夫而亡一國非智也昔趙納馮亭有長平之禍梁受侯景成永福之災金甌忽傷悔之何及

陳武帝論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道不亡周德不作梁自侯景入寇蕭詧外奔西鄰責言南風不競纂殺三帝覆沒兩都可謂亡矣但人痛既深天道亦悔是以大命集於有陳也武帝身長七尺垂手過膝蓋姚襄劉備之儔也惟寛以容物明以知人曠蕩不覊雄勇蓋世聲振嶺

表功濟日南屬王室不綱大難未已江湖羣盜日尋戈戎是以投袂而呼夕不待旦以梁大寳三年二月會王僧辯於白茅灣脋小白之合諸侯以謀王室戚子源之要天地惟討賊臣故戮力盡心有死無二義聲一發其從如雲端居不言神光满室建牙將指飛龍在天其所志也叛而伐之伏而舍之伐叛刑也柔伏德也德刑既舉人知其心旦為仇雠暮為賔友文公指白水蕭王推赤心不足加也若乃侯瑱賊將也降無季布之疑安都

敗師也歸受孟明之任重孝穆之義待之如賓釋歐陽之囚惟賢是用故得羣材畢用衆勇合威溢徧地之横流廓溥天之巨禄𤕣侯景於竹町執王偉於草間爰其息歸聽烏遂止仍以新不間舊疎不間親髙讓近臣方求别統昔魏推衣紹漢謝項王道貴能伸理不嫌屈及江陵不守喪君有君疆埸無虞羣臣輯祖疑作睦足以攄三𥉻疑之遺憒歇萬國之夙悲既上宰變圖假立非次晉出子圍秦納貞陽陵谷遷移對之長歎君臣易位但

覺悲哉況乃居汜不歸焉用方伯在鄭未納誰曰勤王於是潛謀腹心陰召武旅因杜陵於别室告文帝於臨時舟乘旦潮旗寢夜月掃重氛於絳闕反宸極於紫微役不浹辰區宇大定加以北挫蕭軌西拒王琳聖德日新元勲漸茂然後繼宋齊之王業承舜禹之大名升壇而告上玄分珪以揖郡后大哉美哉人無間焉但雲雷尚屯邊塵未弭翌日告漸綴衣在庭楚之王孫歎布衣之未返燕之太子踐機橋而不歸悲夫

陳後主論

長城公器識古人承平嗣主覩其求忠讜之士禁左道之人淫祀妖書鏤薄假物即古明哲何以加焉但强冦臨邊南國斯慼禮義不舉茍刻日滋鄰好不敦驕傲是務嬖妾五十盡有珥貂之容麗服一千咸取夭桃之色加以貴妃夾坐狎客承筵玉貌絳脣咀嚼宮徵花牋綵筆吟詠烟霞長夜不疲略無醒日於時也隋德甫隆南被江漢厚待間諜羊叔子之傾敵人不伐有喪楚恭王

之結鄰好加以賀若謀勇應變如神擒虎雄風臨機若電莫不迎刀自裂聽鼓爭奔斬張悌之守迷降薛瑩之知命紫殿正色不用表憲之言白夕交前但為無社之計嗟乎龍盤虎踞之地露草霑衣千門雙闕之間風煙歇絶臨江離别之感赴洛嗚咽之悲五百里之俘囚衆纍不絶三百年之王氣寂寂長空一國為一人與前賢以後愚滅其來尚矣或問曰安樂公劉禪歸命侯孫皓温國公高緯長城公陳叔寶並稱域中之大據天下之

尊或銜璧送降或逃竄就縶必不得已何者為先君子曰客所問者具在方冊請為吾子陳之任自擇焉若乃投井求生橫奔畏死面縛請罪膝行待刑是其謀也馬上唱無愁之歌侍宴索達摩之曲劉禪不思隴蜀叔寶絕無心肝對賈充以不忠之詞和晉帝以鄰國之詠是其才也縱黄皓嬖岑昏寵高堞狎江總是任也剥面鑿眼孫皓之刑棄親即讎高緯之志其餘細故不可殫論聽吾子之懸衡任夫人之明鏡客曰入井下策也

隋髙祖論

昔孫資陰謀晉宣入輔鄭譯矯制隋文受遺自此而有魏人從斯以遷周鼎葢天厭亂德神誘其衷若妄指河氷遂成王業誤擊金鼓仍啓霸圖也況體貌奇特儀表絶人周太祖之欽明異其風骨齊憲王之聰察憚以非常葬鼎一見以委誠趙公聞名而進女是以稱劉李之靈怪者不謀同詞說中興之應讖者往往偶語属周多世故禍難荐臻始以后父之尊遂受托孤之寄騎虎不

下掎角是因不利孺子非唯管叔之言社稷輸人寧止休公之對所以尉進舉魏從亂如雲王謙據蜀其徒若市遂能驅駕豪傑委任忠良不下廟堂天下大定然後謳歌允集文物滿庭卿雲曉聚長星夜掃拱揖而朝羣后昇壇而類上帝紹舜禹之遺躅光漢魏之大名於是流曠蕩之玄風浸淳古之膏澤削秋荼之繁令革亡國之哀聲加之以恪勤廣之以質素太陽滿昆蟲之穴湛露垂行葦之苗教人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俄屬陳朝喪

德江海揚波自絶於天結怨于下乃以開皇八年十月承少昊之秋氣動文昌之將星下蜀漢之舟翩翩龍躍集幽并之騎蕭蕭馬鳴一葦而可以横大江三令而可以陵湯火蔣山若戰子文之䰟魄飛揚建業大崩叔寶之金湯不守既遭岸上之虎非復水中之龍斬伯舒以謝陳人禮陸機而慰吳士春波暫洗汙俗咸新秋露一零弊化斯改乃下制曰令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内外職位遐邇黎人家家自修人人克念使不軌不物蕩然俱

盡此乃憂勤之心見於動静故使六合之中覩如曉日八紘之内若遇新晴況復盡力於人勵精為政躬親以率下因心以感物煙火萬年風雨四時野有擊壤之歌天無垂象之誡玄方冊徼煙燧不驚玉檻金河波瀾久息天子登雲臺而訪道實垂拱而無為公卿指日覩以推誠願升中而每竭可謂盡美矣未盡善也然天性既猜素無學術意不及遠政惟目前是以牝雞司晨讒人罔極剖符誓山河之誓同盟多翦黜之悲恩不終於有

功罰每深於無罪咎閱牆之兆借實沈之兵楊素決其波張衡注其隙柳遠草制房陵尚遲穆子授戈豎牛仍在禍非天降釁是人謀是以知隋運之不永矣君子曰昔陸孟知中興之微宣帝始重儒術李通稱漢家之命世祖專信讖文時好既行其流遂廣故子雲符命尹敏僞言即其類也高祖少愛不經之談遂好迂誕之說所以王韶順旨袁充取容貲溢丘山恩深江海豈不弊乎又祥瑞者聖人之應也至若八百集於孟津六王至於

陔下閩人岐山之北晉衆江漢之南買樂就陳攜手適宋牛馬內向羣盜外奔宗社乂安黎民不散此瑞之上也若乃連珠共軫的皪清漢之涯合璧齊輝光芒黄道之上四時不爽百穀用成家有孝慈人懷禮義此善之應也至如白鹿朱鴈璚露卿雲鳩雀異毛草木殊狀此並沐我皇澤煦我帝春聖人圜城之中天子生成之物豈足表太平之日顯休明之辰而隋主好之意不能盡遂令巧偽相半何其薄哉近石虎之有中原也伏心漢

高自儕光武子女殁於涇皆文物盡於鋒鏑猶得厭六馬駕四轔燃連理之材煑白雉之肉若天道不惑應降以災由斯而談斷可知矣隋之眷眷復何為哉問曰晉克金陵功多者屬吏隋平建業德後者尤闕豈爭名於朝事必須此將庶恥道盡英畏簡書乎君子曰曉兵之家因敵變化故有功成請罪之義君命不受之談今者王濬乘風賀若先戰苟有大利何簡細瑕方知責兵士之汙宮闈徵軍司之隱玉帛豈不陋乎始疑范燮後入

孟側不前郤克有詞馮異不語時無君子斯焉取斯豈與夫自代無慚奮髯直出而相類乎又問曰王者初興必有佐命莫不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白雲之欝慶龍清風之集雕虎不以夷險易志不以遠近隔心千載一時其來尚矣三代以前緬邈無際兩漢之後聲名可尋若乃庇俗匡時體國經野謀出心膂政待股肱但清濟之入濁河波瀾莫辨蚊虻之附驥尾遲速罔知既因論討之餘願示懸衡之末君子曰神人無功達人無迹張子

房玄機孤映清識獨流踐若發機應同急箭優游淡泊神交太虛非諸人所及也至若陳平荀彧賈詡荀攸劉曄郭嘉田豐沮授崔浩張賓等可謂天下之菁英帷幄之至妙中權合變因敗為功爰自秦漢訖於周隋蘭菊相薰惟有此矣加疑蕭何之鎮靜關中寇恂之安輯河內葛亮相蜀張昭輔吳茂弘之經理瑯琊景略之弼諧永固劉穆之衆務必舉揚遵彥百度惟貞蘇綽共濟艱難高熲同經草昧雖功有大小運或長短咸非疑股肱

之材悉為忠烈之士若乃威以静國謀以動鄰提鼓出師三軍賈勇置兵境上千里無塵内外兼材惟孔明景略也故崔浩云王猛是符堅之管仲劉裕是德宗之曹瞞孫盛云孔明善輔小國子產之流也斯言中矣

隋煬帝論

煬帝美姿儀性聰慧少好學善屬文故高祖獻后特所鍾愛矯情飾迹有曹丕之釣名傾承中使若子楚之仁孝況南平江左北靖塞垣楊素譽其賢桑和説其貌屬

青宫失爱紫掖流恩遂映前星乃升明两衣冠虽伟入
朝少四皓之宾公宴虽多言谭止七子之客但奸心未
露伪跡斯穷沐猴而冠轻薄之材不久况虎为善爪牙
之毒会施故无道于大渐之晨蒸淫于易箦之夕罔髙
宗之谅阴有丹朱之慢游于时隋德在人羣生乐业二
十年之训聚百万众之精疆乗天下之有盈骄海内之
无事乃自以土广三代威振百蛮恃才矜已傲狠明德
内怀险躁外示宽平盛衣服以掩奸饰词令以拒谏更

乃荒淫無度法令滋章人力盡於穿築杼軸空於聚斂十室之内思亂者一二焉方始馭八駿建五牛務天子之白雲更遠瑶池之外泰始皇之觀日方践石梁之前或以衢路受刑或以滋味被戮死不可無罪而免賞不可有功而要相顧凛然莫知攸止十室之内思亂者五六焉於是斛斯外奔玄感内逆兵陷遼水糧斷河黎月暈七重知髦頭之犯畢日光四散覺兆庶之分崩且選妖麗恣朋淫嘉羣嫗之慢言樂少年之醜穢不軌不物

無威無儀關梁不通賦役斷絶更乃逆取五年之課以充長夜之娛十室之内思亂者八九焉當此時也小人方興羣盜孔熾大者剽州邑小者刼村閭擾擾四人俱靡息肩之處喧喧九土居為闘戰之塲天子乃幸維揚泛舳艫驅虎賁之騎唱龍舟之歌以大江為天塹以長淮為地險周章至於戲下猶自未知閻樂入於廡前何不告我昔為天下之重今乃一夫所輕豈不惜哉彼煬帝者聰明多智廣學博聞豈不知蛟龍失雲漁夫足得

為害鯨鯢出外疑作水螻蟻可以為災忽乃棄崤函之與區違河洛之重阻言賊者獲罪敢諫者受刑豈不是色醉其心天奪其鑒竄吳夷以避其地虛宮闕以候聖人蓋為大唐之驅除也君子曰小人之心猶火也火之性必須有所燒小人之心必須有所害當其受寵遇也排忠良庇疑道德辨足以移視聽辭足以結主心導之以淫奢引之以苛刻人困而不卹政荒而不修如螻蟻潰隄防不覺其敗如春風養草木但見其盛事至而未知

禍構而方懼素無材略不能以敗求全本自少恩豈能得衆成事進退唯谷無處容身或出奔以圖生或殺主而自解耿觀史策遍採興亡開役者多是愛臣害上者無非近習然庸君暗主莫肯遠之復何言哉

兩漢辯亡論　　權德輿

言兩漢所以亡者皆曰莽卓予以為莽卓簒逆汙神器以亂齊民自貫夷滅天下耳目顯然聞知静徵厥初則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得伸其

邪心徼一時大名致位公輔詞氣所發損益繫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禄或陷時君以滋厲階或附兇沴以結禍胎故其蕩覆之機簒奪之兆皆指導之馴致之雖年祀相遠猶手授頤指之然也其為賊害也文粹無也字豈直莽卓之比乎禹以經術為帝師身備漢相特見尊信當主臣之重極儒者之貴永始元延之間天地之青屢見言事者皆譏切王氏顓政時成帝亦悔懼天變而未有以決駕至禹弟辟左右以問之須其一言以為律度為

禹計者亦須集作宜陳大易堅氷之誡誦小雅十月之刺
乘其嚮納痛言得失反以罕言命不語怪為詞致成帝
不疑之心授王氏寖盛之勢上下恬然奄忽亡國儻帝
慮不至是猶當開陳切劘面别廷辨刻當就第宴間之
際虛懷訪決之時方且視小男於牀下官子婿於近郡
款款然用家人匹夫為心以身圖安不恤國患致使羣
盜世文粹作弄權迭執魁柄禍稔毒流至於新都不可遏也
斯可憤也逮至東都順桓之間國統亡集作三絶胡廣以

鉅儒柄用位極上台初梁冀席外戚之重貪戾當國既鴆質帝議立嗣君公卿大臣皆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屬最尊親可以靖人亦既定策冀乃憚其明哲且不利長君私於蠡吾獨異羣議為廣議者亦當中立如石介然不回率趙誡之徒同李杜所守然後文粹無與字三事百爾正詞於朝雖冀之暴恣豈能一旦盡誅漢廷羣公耶反徇一息之安首鼠畏懦竟使清河徒廢蠡吾為梗邦家陵夷漢道日蹙結黨錮之獄成閹寺之禍禍亂循環

以至董卓赫赫漢室化為當塗盖棟橈罪折之所由來久矣彼梅福以孤遠上疏張綱以卑秩埋輪獨何人哉而不是思也噫嘻就利違害榮通醜窮大凡有生之常性也暨乎手持政柄體國存亡則謹之於初決之於始以導善氣以遏亂原若禍胎既萌則死而後已白刃可蹈鴻毛斯輕奈何禹廣於完安之時則務小忠而立細行數數然獻吉筮於露蓍沮立後於探籌及夫安危之際邦家之大則甘心結舌陰拱觀變豈止文粹作正然也方

又熾燄燄以燎原決湯湯以襄陵投天下於煙煨擠萬民於昏墊百代之下無所指名雖史賛粗言而不究論本末且出不越境書弑君之惡言偽而辨有兩覯之誅若當春秋之時明禹質之罪作誡來世可勝既乎向者謀若作西京抑損王氏尊君卑臣則庶乎無哀平之壞東京登庸清河主明臣忠則庶乎無靈獻之亂大漢之祚未易知也或以國之興亡皆有陰騭之數非人謀能亢則但取瞽矇文粹作聲者而相之立土木偶而尊之被以章

組列於廊廟斯可矣何堯舜之或咨或吁殷周之或夢或卜憂勤日昃之若是然後為理耶予因肆右集作史古且嗜春秋褒貶之學心所憤激故辨其所以然

秦論上　　羅衮

亡秦者不在胡亥趙高子嬰亦不在始皇亡秦者李斯也胡亥固亡國器也以秦授之者過也趙高不幸秦狗之痶左右者不圖則固噬其主矣子嬰立於已亂四十餘日而亡考其行事不無庸主之材其猶坐四屋之間

環火已熾雖有殺火之術欲没何由哉始皇雖不以仁義死之日天下無事民為擇君但其遺詔不行於斯耳李故有名天下臣主相得六國既平不能於此時推廣使秦修帝王之道固亦失矣及始皇外崩姦臣謀亂反不能於此時制變為存秦之計卒使趙高得行其謀胡亥極其惡子嬰孫死於蒼黃之地始皇失賢嗣遂暴惡於後世嬴氏之鬼以不食者李斯之故也然則趙高之際為李斯者義宜奈何奔蒙恬立扶蘇為國討賊以固

其社稷可也當是時蒙恬與扶蘇將三十萬之師屯上郡蒙恬之威外震匈奴内信秦國三世積功兄弟忠信尊用於世扶蘇長子直諫而出雖然始皇故知之所以無詔封諸子而獨書與扶蘇欲以為嗣雖天下之人皆知其賢而以為當立故陳勝吳廣作亂乃詐托公子扶蘇以從民望向使李斯以蒙恬之威舉其兵以扶蘇之望令天下而誅一趙高豈難哉賊臣既誅恬斯乃復相與盡其材輔賢明之主以寬静天下秦不亡矣不唯不

亡且將與斯不務出此䟦祿畏害怵惕於傾危之際使秦有殺適立庶淫刑虐法殺君亡國之惡窮天地而不搓者李斯之故也悲夫

秦論下

或謂亥曰子言秦亡與存秦之計明矣吾聞國之興亡乃有天命設使李不失其計秦果不亡乎亥曰吾雖不言天其實天之道子雖稱天以問我而未識天之說夫所謂天者平無私也故曰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君人者

有德天則贊而興之無德則革而亡之興亡之命在乎天而所以興亡在乎人也商書曰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不保監於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此言桀不能常有德不敬神明不恤下民天下不安桀之所為乃廣視萬邦有堪天命者則開而導之以湯有純一之德求使代桀為天地神祇之主也故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祐於一德二世無德為所以亡之道天是以革而亡之使扶蘇果立則固有德為所以興之道

天必賛而興之矣不當奪嬴與劉代夏以商也或曰李斯之失當責其不任職雖曰不忠不智也子加以亡秦之謚不亦重乎衮曰吾豈欲加諸斯也盖聖人之道不得易焉昔鄭公子殺靈公也謀於子家子家權不足以禦亂懼譖而從之春秋以首惡故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斯其類也子欲易聖人之道乎哉

文苑英華卷七百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七百五十四　宋　李昉等　編

史論一

晉書宣帝總論　唐太宗文皇帝

夫天下一作地之大黎元為本邦國之貴元首為先治亂

無常興亡有運是故五帝之上居萬乘以為憂三王以來處其憂而為樂競智力爭名利一作利害大小相吞強弱相襲逮乎魏室三分鼎峙干戈不息氛一作氣霧交飛宣皇以天挺之姿膺一作應期佐命文以纘治武以陵威用人如在己求賢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寛綽而能容和光同塵與時舒卷戢鱗潛翼思屬風雲飾忠於己詐之心延安於將危之命覩其雄略內斷英猷外決殄公孫於百日臧一作擒孟達於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

計矣既而擁衆西舉與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無鬬志遺以巾幗方發憤心杖節當門雄圖頓屈請戰千里詐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敵夷險之路勞逸不同以此爭功其利可見而反閉軍固壘莫敢爭鋒生怯實而未前死疑虚而猶遁良將之道失在斯乎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何之委崇華甚霍光之寄當謂竭誠盡節伊傅可齊及明帝將終棟梁是屬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託曾無殉主之報天子在外内起甲

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貞臣之體寧若此乎盡善之方以斯為貳夫經討之策豈東智而西愚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晉明掩面恥欺偽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姦回以定業古人有云積善三年知之者少以為惡一日聞於天下可不謂然乎雖一有自字隱過於一無此字當年一有而字終見嗤於一無此字後世一作代亦猶盜一作竊鍾掩耳以衆人為不聞銳意盜金一作以謂市中為莫覩故知貪於近者則遺遠溺於利者則傷名若不損已以益人則當禍福

人而福已順理而舉易為力背時而動難為功況以未成之晉基逼有餘之魏祚雖復道格區宇德被蒼生而天未啓時寶位猶阻非可以智競不可以力争雖則慶流後昆而身終於北面矣 一作皆晉書本文

晉書武帝總論 同前

武皇承基誕膺天命握圖御宇敷化導民以佚代勞以治易亂絶縑綸之貢去雕琢之飾制奢侈一作俗以變儉約止澆風而反淳朴雅好直言留心採擢劉毅裴楷以

質直而見容嵇紹許奇雖仇讎而不棄仁以御物寬而得衆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于（一作於）時民和俗靜家給人足聿修武用思啓封疆決神筭於深衷斷雄圖於獨見（一作儀表）馬隆西伐王濬南征師不延時種（一作獯）虜削跡兵無血刃揚越為墟通上世（一作代）之不通服前人之未服禎祥顯應風教肅清天下之功成矣霸王之業大矣雖登封之禮讓而不為驕泰之心因斯以起見土地之廣謂萬葉而無虞覩天下之安謂千年而永治不知

處廣而（一作以）思狹則廣可長廣居治而忘危則治無常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材志欲就於昇平行先迎於禍亂是猶將適越者指沙漠以遵途欲登山者涉舟航而覓路所趣逾遠所向（一作尚）轉難南北倍殊高下相反求其至也不亦難乎況以新習易動之基而無久安難拔之慮故貫充兗豎懷姦志以弄（一作擁）權揚駿豺狼包禍心以專輔及乎宮車晚出諒闇未周藩翰變親以成疎連兵競滅其根本棟梁迴（一作迴）忠而起偽雌衆各舉

其兇感曾未數年綱紀大亂海内版蕩宗廟播遷帝道王猷反居文身之俗神州赤縣翻成被髪之鄉棄所大以資人掩其小而自託為天下笑其故何哉良由失慎於前所以貽患於後且知子者賢父知臣者明君子不肖則家亡臣不忠而國亂國亂不可以安也家亡不可以全也是以君子防其始聖人閑其端而世祖惑荀勗之姦謀迷王渾之偽策心屬移於衆口事不定於已圖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擾亂於區夏惠帝可廢而不廢

終使傾覆於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輕極天下者功之重棄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况乎資三世而成業延二葉以喪之所謂取輕德而捨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聖賢之道豈若斯乎雖則善始於初而乖令終於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無慷慨焉

一作皆晉書本文

宋略總論　　裴子野

宋高祖武皇帝以盖代雄才起匹夫而并六合尅國得

雋寄迹多於魏武功施天下盛德厚於晉宣懷荒伐叛之勞而夷邉蕩險之力百勝可得而論者矣政疑足行陣之間却孫恩蟻聚之衆一朝奮臂掃桓玄盤石之宗方軌長驅則三齊無堅壘迴戈内赴則五嶺靡餘妖命孫季高於巨海之上而番禺席卷擢朱齡石於百夫之下而庸蜀來王羌胡畏威交為表裏董率虎旅以事中原石門巨野之隘指麾開闢闗頭霸上之阻𣍘莫藩籬屬其酋豪遷其重寶登未央而灑酒過長陵而下拜盛

矣哉悠悠百年未之有也於是倒載干戈休兵泗水彤弓納陛肇有宋都帶芥必除華夷莫拒然後請乎上帝步驟前王零陵去之而莫猜心高祖受之而無媿色古之所謂義取天下者斯之謂乎若其提挈草創則魏孟何劉輔相摠持則穆之徐羨鎮惡道濟經其武傅亮謝晦緯其文長沙以冢弟共艱難武烈以清貞定南楚其他胥附奔走雲合霧集若榱椽之構大厦衆星之仰河漢或取之於民疑舉或得之於末名羣才必逞智能咸

効爵不妄加官無私謁晉末所以荒濟疑淆混阿黨容縱莫不驅掃革易與之更始君行果菲而國不為陋民勤征戍而下無怨讟品令宥密賞罰端平遠無不懷邇無不附屬為郡縣者則南過交趾西包劍閣北劃黃河而繞東海七分天下而有其四自永初末歲天子負扆務懷以燕代為戎岐梁重梗將誓六師屠桑乾而境北地三事大夫願疑作顧相謂曰待夫振旅凱入乘轅南反請具銀繩瓊檢告報東嶽既而洮弗興即年獻疑作厭世

營陽王狎於弗訓以敗輿太祖寛肅宣惠大臣光表超越二昆來膺寳命沈明内斷不欲政由甯氏克滅權逼不使芒刺在躬親臨朝事率尊恭德斟酌先王之典強宣疑當時之宜吏久其職育孫長子民樂其生鮮陷刑辟仁厚之化既已播流率土忻欣無思不服每駕廵幸簫鼓聽聞百姓扶攜老幼想望儀刑愛之孜孜如日不足初徐傅伏誅繼求内相王弘處之而思降彭城欲之而弗違王華殷景仁以忠允熙帝載謝弘微王曇首以

沈密賛樞機徐闕王僧綽以體國彰信義謝方明劉道
生以治恵稱良能髙簡則令明清貴則王舊疑文章則
顏延之謝靈運有藻麗之鉅才儒雅則裴荀何傅擅師
表之髙學剛亮骨鯁則袁粲蔡子度建言忠益則范泰
何尚之宗室藩翰帝弟帝子則江夏衡陽廬陵隋王建
平臨川新喻或清令而審或文敏而洽皆博愛以禮士
明靡以流譽十三四年為多士矣上亦藴藉義文思弘
儒府庠序建於國都四學聞乎家巷天子乃移蹕下輦

以從之束帛讌語以勸之士莫不敦悦詩書沐浴禮義淑慎規矩斐然向方其行修言道者然後登朝受職威儀輕佻者不齒於鄉閭公宮非價羽不來庭私家非軒葢不逾閾冠冕之流雍容如也於是文教既興武功亦著命將受律指日如斯檀蕭薄伐則南登象浦劉斐爰整則西踐仇他疑作池良駒巨象充塞外廐奇琛環貨下逮百遼禽獸草木之瑞月有六七繩山諷海之譯歲且十餘江東以來有國有家豐功茂德未有如斯之盛者

然值北虜方强周韓葳擾金墉虎牢代失其御二十七年偏師克復河南横蹂强胡百萬之衆匈奴遂跨彭沛航淮浦設穹廬於瓜步請公主以和親於時精兵猛將嬰城而不敢闘謀臣智士折撓而無可稱天子乃朝饗單于臨江髙會於是起盡户之役貸冨室之財舳艫千里縁江而陳我守既嚴胡兵亦怠且大川所以限南北也疲老而退歸我追犇之師槖弓裹足係虜之民流離道路江淮以北蕭然矣重以含章巫蠱始自三逆合殿

酷帝史籍未聞仲尼以為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辨之不早辨也元嘉之禍其有以焉世祖率先九牧大雪寃恥身當歷數正位天居聰明絢(疑練)達博聞强記威可以整法智足以勝姦君人之畧幾將備矣一時之風流領袖則謝莊何偃王彧蔡興宗袁顗袁粲武名將則沈慶之抑元景宗敞(疑作慤)之或潔清以秀雅或驍果以步(疑)類因以軌道廓之中方知向時之士若顏竣之經綸忠勁匪躬諒直雖晉之狐趙無以尚焉帝

即位二三年間方逞其欲拒諫是已天下失望夫以世祖才明少以禮度自肅思武皇之節儉追太祖之寛恕則漢之文景宗疑作曾何足云景和申之以淫虐太宗易之以昏縱師旅薦興邊鄙蹙迫人懷苟且朝無紀綱内寵方議共安外物已覩其敗已初世祖登遐委重於二載疑作戴謂法興戴明載太宗晏駕亦託孤於王阮褋近之道同歸帅人之釁如一然宋祚未絶於永光更以宗王之見窘水德遂亡於後闕實由強臣之受辱且顧命羣公從

容自重畏懦伊霍之機綺靡唐虞之際於是蔚炳胥變明命就遷俯仰之間興喪易用矣周自平王東遷崎嶇河洛其後二十四世而赧始亡之漢自章和以降顛覆閹豎其後百有餘載而獻始禪之何則周漢靈長如彼難扳近代脆促若此易崩非天時亦人事也閒夫鴻荒者難為慮因事者易為力曹馬規模懸乎前載茍有斯會實啓英雄而況太宗為之驅除先顛其闕本根既蹷枝葉遂摧斯則始於人事也昔二代將亡殷辛夏癸

相去數百年間異世而後出宋則景和元徽首尾不能十載而降虐過於二君斯則天之所棄篤於前王者也天意人事其徵如是雖欲勿賈其可得乎若乃拯厥塗炭蒙逆取之辱者湯武之志也私鉏當路飾揖讓之名者近代之事也其應天從民道有優劣故宗廟社稷脩短異數不然則何殊尤緬邈如斯之遠也夫山岳崩頹必有朽壞之隙春秋迭代亦有去故之悲是以臨危亡而撫理運未有不扼腕流連者也近古之獘化薄俗行

乎宋氏之成敗得失著乎行事從而言之載於篇矣繫叙其所以創業垂統而懷其舊俗遺風逮於賢人君子英聲餘論以附於茲子野曾祖宋中大夫西鄉侯以文帝之十二年受詔撰元嘉起居注二十六年重被紹疑作

詔續成何承天宋書其年終於位書則未遑述作齊興後數十年宋之新史既行於世也子野生乎泰始之季長於永明之年家有舊書聞見又接是以不用浮淺因宋之新史為宋略二十卷剪截繁文刪撮事要即其簡

寡志以為名夫黜惡章善臧否予奪則以先達格言不有私也豈以勒成一家貽之好事蓋司典之後而不忘焉

梁典高祖事論　何元之

歷究前書詳觀往行昭晰千載氛氲萬古考其寛猛知布政之善惡驗其黜陟識其主之是非以曩求今工拙可見齊季昏虐政由羣小朝寀被無辜之誅藩戚懼淫刑之害高祖痛兄弟之戮因天下之心舉荆雍之師興

易（疑）武之伐指揮則智勇風從號令則遐邇響應取鄢郢若拉枯定金陵如沃雪黃鉞既斬白旗乃懸師不疲勞民無怨謳樂推（闕）在代德是膺逆取順治享年四紀萬幾事廣六職務殷負扆君臨勤於聽覽兢兢罔倦乾乾不已加以藝業之美莫以比倫洞曉儒玄該羅內外舉洙泗之餘教針其膏肓採周孔之遺文正其魚魯於是廣開庠序敦勸後生親自觀試策其優劣由近及遠咸從風化執經者連袂負笈者排肩濟濟多士於斯為

盛至若御民之術未爲得也敢以狂瞽請究其説夫根深者葉茂源廣者流長故聖王欲其茂長前爲深廣是以擇沃壤以置王畿國都圜於六鄉封城號於千里其外則布之以五等列之以萬國分疆畫野立樹黨閭井隴以懐其仁桑梓以安其俗諸侯守境土以事於上天子執賞罰以臨於下有功則褒無道則廢二伯弼於内朝九牧佐于外政間之以賢戚參之以懿親弘仁義於區中被禮樂於遐表忠信之禮達謙讓之風行爾乃覬

覦之心絶兵戈疊息刑辟靡用獄訟罔興然後龜龍遊於池沼鸞鳳棲於苑囿及其末世雖主昏於上民亂於下猶晉鄭有依桓文是相絶而更續顛而必扶數百年外方至於滅周道既没斯風漸喪洎於後代其獘尤甚罔恤民之不存而憂士之不禄蒞民之長守次更為前人未安後人便及迎新送故疲於道塗為君者甚多為民者甚少由是君臣之義薄狡惡之萌興下上逓憯甚於仇敵百城恣其暴奪億兆困其徵求捐棄舊鄉奔亡

他縣地荒邑散私少官多於是倉庫既空賦斂更重天示譴禍地出妖祥饑疫互生水旱交至民不堪命轟然土崩數十年間還為黎庶高祖博覽今古備覩興亡猶復躡其遺風襲其獘法澆薄逾甚淆紊日滋梁氏之有國少漢之一郡大半之人並為部曲不耕而食不蠶而衣或事王侯或依將帥携帶妻累隨逐東西與藩鎮共侵漁助守宰為蝥賊收縛無罪逼迫善人民蓋疑作流盡離邑皆荒毀由是刼抄蜂起盜竊羣行陵犯公私經年

累月抵父疑者比室陷辟者接門眚災亟降囹圄隨满夕散朝聚有若市廛加以朝霧内叢而官方外曠有其位而無其職非其事而侵其官四海至殷機事輻輳人君雖敏有所不周人君雖明有所不照豈可專於親覽忘彼責成就此而言大夫有二習守膠之獘棄更張之善屈子投江寧論其痛賈生慟哭豈喻斯悲自五胡兢逐晉室東徙權寓江濆遂淹時代桓代燕秦而不振劉克函洛而還亡至於宋齊疆場侵蹙高祖躡斯頽運有

志吞并斯實王者之宏材有國之通凖然六納魏主一入洛陽竟無所成得不補失民既勞止汔可小康昔勾踐之欲滅吴前為其政兵强國富然後用之一舉而虜夫差再舉而霸中國髙祖進不擇將退不教民雖慕古人安能有濟孫子曰善戰者前勝而後求戰善勝者前戰而後求勝明者出師必前料敵豈可暗兹人事幸彼天時者哉且國有累卵之憂俗有土崩之勢開幸人之志兆亂臣之心遂使侯景被吾甲而冠王城驅我人而

圍天闕勢如破竹易若轉圜萬里靡沸四方瓦解社稷

淪胥龜玉毀廢事非一夕其所由來漸矣太宗孝慈仁

愛寔守文之君惜乎為賊所殺至乎文章妖艷曖墜風

典誦於婦人之口不及君子之聽斯乃文士之深病政

教之厚疵然雕蟲之技非關治忽壯士不為人君焉用

世祖聰明特達才藝兼美詩筆之麗罕與為匹伎能之

事無所不該極星象之功窮蓍龜之妙明筆法於馬室

不愧鄭玄辨雲物於魯臺無慚梓慎至於帷籌將畧朝

野所推遂乃撥亂反正夷凶殄逆紐地維之已絕扶天柱之將傾黔首蒙拯溺之恩蒼生荷仁壽之惠微管之力民其病乎鯨鯢既誅天下且定早應移鑾西楚旋駕東都禋祀宗祊清蹕宮闕西周岳陽之敗績信闕宇文之和通以萬乘之尊居二境之上強敵乘釁再覆皇基率土分崩莫知攸暨謀之不善乃至於斯敬皇世祖之裔允膺下武而貞陽以旁枝外入濫尸非次陳武興勤王之師至正當闕壁之后驅斥潛疑作僣王誅鉏亂臣國

亡重康彞倫復叙既而天不福善早世登遐土德代興火行告謝驃騎王琳懷申胥之志蘊荀息之忠爰納嗣君更紹頹運於是嘯命方岳大興師旅龍虎戰鬬水潰山崩君臣播越寄命齊土若乃萇弘興周而速咎王永復秦而延殃天欲亡之非人能救夫創天下者至明者也喪天下者至暗者也是以禹湯興其功桀紂廢其業莫不得之者前主失之者後君逮玆梁室有異於此何則高祖撥亂除殘反身招於禍亂世祖復讎雪恥翻手

命於冠雖敬皇繼祀而鼎移後嗣紹基而祚徙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自天所祐歸於有德元之官自有梁備觀成敗昔因出軸流寓齊都窮愁著書竊慕虞子但梁室極促簡牘多闕所得遺逸略不盡舉未獲旋反更窮搜訪採其聞見撮其衆家一代之事可得觀矣

周書皇后傳論　　魏徵

書紀有虞之德（一有載字）釐降二女詩述文王之美（一有稱字）刑于寡婦（一作妻字）是知婚姻之道男女之別實有國有家者

之所慎也爰自三代迄于魏晉興衰之數得失之迹備乎傳記故其詳可得聞焉若乃納聘以德防閑以禮大義正於宮闈王化行於邦國則坤儀式固而鼎命惟新（一作永）矣至於邪僻既進法度莫脩治容迷其主心私謁蠱其公（一作朝）政則風化陵替而宗社不守矣夫然者豈非皇王之龜鏡（一作鑑）歟周氏率由姬制內職有序太祖創基脩衽席以儉約高祖（北史作武皇）嗣歷節情欲於矯枉宮闈有魚貫之美戚里無私溺之尤可謂得君人之體

宣皇外行其志内逞其欲溪壑難滿採擇無厭恩之所加莫限廝皁榮之所及無隅險詖於是升蘭殿而北史作以正位踐椒庭而齊體皆非一人焉階房帷而拖青紫緣一作承恩幸而擁玉帛者非一人一作族焉雖辛癸之荒淫趙李之傾惑曾未足比其髣髴也民厭煩苛北史作人厭苛政獎事實多太祖北史作文字之祀忽諸特由於此故叙其事迹以為皇后傳云　一作周書本文

周書八柱國傳論

蕭何文史自愛懼秦法誅戮乃推奉漢高李通家傳讖術知劉氏當興遂翊戴光武終而白水復禹中陽纂堯方策以為美談功臣仰其嶶烈趙貴志懷忠義首唱大謀爰啓聖明克復讐耻關中全百二之險周室定三分之業彼此一時足為連類獨孤信威申南服化洽西州信著遐方光照鄰國侯莫陳崇以勇悍之氣當戰爭之秋（一作利）輕騎啓高平之扉匹馬得長城之俊（一作長坑之俊）並以宏才遠畧附鳳攀龍績著元勲位居上衮而識懈明

哲戚以凶終惜哉信雖不免其身慶延於後三代外戚何其盛歟初魏孝莊以爾朱榮有翊贊（一作戴）之功拜榮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榮敗後此官遂廢大統三年魏文帝復以太祖建中興之業始命為之其後功參佐命望實俱重者亦居此職自大統十六年以前任者凡有八人太祖位摠百揆都督中外諸軍事魏廣陵王欣元氏懿戚從容禁闥而已此外六人各督二大將軍以（一作分）掌禁旅當爪牙禦侮之寄當時榮盛莫與為比故

今之稱門閥者咸推八柱國家云

一作皆周書本文

文苑英華卷七百五十四